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第九回 避公位牛嶺賦新詩 劫囚車韓莊遭烈火

誰知追來的不是可軍，乃玉吉人、玉凌雲、玉大用，及桃花鄉雲桐榮、繡旗鄉梅伏熊、端木鄉端木興、豬頭鄉袁應星，黑齒鄉章用威、五柳鄉陶菊泉。六位鄉長，招集殘兵，來奪碣門。聞玉公已出碣門，因此追來。於是合兵一處，共回紹莊，為其英發喪。時其英之子紹平，年幼，玉公聚諸莊勇酌議，欲立其杰為莊公。其杰泣曰：「敗衄之餘，宜擇英武之主，某何人，敢辱斯位。」拂袖竟出。是夜，其杰私見紹夫人，哭曰：「我們新與可莊一釁，禍結兵連，驟難得解，以先兄神武，糾合諸鄉，猶喪於強虜之手，今阿平幼弱，某與諸莊勇，皆碌碌無短長，會見仇不能報，家不能保，嫂嫂呵，怎了也。」言著，嗷啣哭個不止。紹夫人拭著淚曰：「我兒幼弱，誠不足御強鄰。今叔叔英明，不減先莊公。況以弟繼兄，於理為順乎，叔叔復欲讓誰？」其杰曰：「如嫂嫂言，是死某也。某固無足重輕，但莊人何罪。倘遭蹂躪，何以見先人於地下。某以為不必同姓異姓，擇有才望克負荷者主之。彼必感激勵圖，我輩可高枕而臥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叔叔以為誰堪此任，乞明言。」其杰曰：「黃石鄉長玉廷藻，先兄在時，推為盟主，若得此人主我紹莊，報仇之事，一以讓之，某與嫂嫂母子，穩眠安吃，不勝似晝夜惴惴，食少事繁乎。」夫人曰：「這廷藻是曾舉進士作天朝官的麼，人人都說他好，恐不肯拋了自己室家，來作我們莊公，如肯時，任叔叔為之。」其杰喜而出。明日私與顏少青、玉無敵等議其事。少青曰：「此事重大，我丈人又最古板的，必先集貴莊莊勇，陳以利害禍福，使合莊之人，無別議。然後諷令扶老攜幼，喧嚷著，硬行擁立。見此意出自下面，不由他不肯。」其杰深然之。時紹莊莊勇，紹太康、紹鎮山、紹孟卿、紹金翅、紹昌符等二十餘人，皆鄙劣無振作，悉惟其杰命。惟已退莊勇紹崇文，家最富，雄豪多氣概，娶莊韓莊韓陵之女，生二子皆殤，一女名龍飛，是夢吞五色石而生的。生時，紫光滿室，鬼哭四郊，三晝夜乃止。長得蘭姿玉質，慧麗能文，又多力善射。六七歲時，與群娃戲於野，遇一白額甲睛大虎，咆哮逐人，群娃號奔，龍飛從石磴上，騰身跨虎脊，顏色不動。解所佩刀，剗虎眼，虎負痛騰躍，去地五六尺，又滾地成坑，幾尺餘，而龍飛跨虎脊如故。須臾，虎睛、虎鼻、虎耳、虎鬚，割拔殆盡，再騰身去虎脊，立石磴上看虎，虎觸崖而死，人遂呼騎虎姐兒。是日正與群婢較射而歸，見崇文怒現於色，細詢之，崇文曰：「我紹莊自恭公，創業數百年於茲，何曾許異姓主吾莊。今諸莊勇欲奉黃石鄉玉廷藻為莊公，正欲與兒商議，起兵攻之。」龍飛曰：「先莊公為可明禮所害，正吾莊臥薪嚐膽之時，爹看我莊誰堪此任。廷藻諳煉老成，雖不得志於可莊，非戰之罪也。同仇義切，必能捍外寇，庇我家室，不猶勝於為可人虜乎。爹爹無患事異姓為羞，而患廷藻不肯，事不成耳。」崇文曰：「吾兒之言，開為父的茅塞。」乃往見其杰，願獻千金，為玉公造莊公府。其杰大喜，密約八月十五日卯時，集眾於故莊公府，強挾玉公受賀。令牌田籍，打點交卸；同來的諸鄉長，亦暗暗地打點賀禮，只瞞著玉公一人。

卻說莊中有耕民紹知進，知了這個消息，欲向玉公處討個莊勇的前程。三更時，攜著女兒梨花，至玉公寓報喜，兼送梨花為婢。玉公詢問備細，驚得呆了。以好言回了知進，令權帶女兒回家。送出門時，見滿地月光，照著一匹白馬，迎風嘶著，是不知何處齧斷韁繩逃出的。玉公見鞍橋皆備，遂將馬跨上，加鞭望東南小路跑去。這條小路名無那徑，是紹莊的後路，七曲八折，最難認識。誰知那馬是走熟的，馱著玉公，一溜煙跑出莊來。時。朧的景日，漸漸亮了。遇見幾個早行的，問了路，加上鞭，又走了一程。見林木裡，一群鴉約有數百，衝將起來，盤著曉日，啞啞的投西去了。停鞭看那林光山色，正是前日歃盟之處，地名牛嶺。觸動前情，不覺撫膺痛哭。想當日登將台執牛耳，二莊三十鄉，咸聽指揮，破碣門，敗可兵，何異曹孟德一世之雄哉。今直弄得單騎回鄉，何面目見鄉中父老。雖感紹莊人的好意，憐而公我。但紹公新死，妻寡兒孤，我又無功於紹莊，取土地於寡婦孤兒之手，縱不圖後災，亦為千載唾罵。想至此，因下馬，拾殘煤題二詩於石壁曰：

萬騎連雲伐可莊，誰令子弟喪沙場。
重經牛嶺登壇地，白棘黃花滿夕陽。
孤兒寡婦念爭差，讀史難將玉掩瑕。
讀到陳橋兵變處，千秋人恨趙官家。

題畢，跨馬而去。行不上五六里，腹中正饑，恰在一小鄉經過。那鄉名緣木鄉，鄉長春大觀，是未曾與盟的。見玉公匹馬入其鄉，留住宴飲。玉公滿腹的牢愁，借酒一澆，不覺大醉。不料那春大觀，是可明禮的姑表兄弟，又是韓卓的女婿。這鄉與韓莊貼近，遂將玉公縛了，送至韓莊，求轉送可莊，為明禮報仇。那韓卓得了明禮的賄賂，正思尋事相報，遂將玉公監下，著人飛報可莊。明禮大喜，教用囚車釘固。十七日是祭陣亡兵將的日期，著令得力莊勇護解，勿使途中有失。韓卓正選人解送，莊勇韓杰諫曰：「莊公新與聯盟，拔營而遁，已無以示信於山中，今口血未乾，無故又害盟主，何以對神明，何以對衾影？」韓卓大怒，拍著案曰：「汝與廷藻通謀，辱罵我乎，早晚取汝性命。」韓杰亦努著目曰：「無信之人，天必厭之，且看誰的性命牢固。」言著，大踏步而出。